



家有考生

余建农

一年一度的高考即将开始了。莘莘学子汇集成各路高考大军步入考场，箭在弦上，蓄势而发。

每年高考前夕，打开电视、电脑，翻开报纸，为高考服务的项目铺天盖地，高考休息助眠，高考食谱、高考钟点房、高考心理辅导、高考临场须知、高考交通服务等等。很多考生家庭，孩子的任务就是学习和完成考试，其他一切都有家长包办。现在最苦最累的自然是高考学生，最操心的自然是家长，最祈盼着学子出好成绩的自然是高三毕业班的所有老师。

想像着千万家有考生的家庭临战前的忙碌，也想起了当年女儿考大学时的情景，那是谁也想不到的，平时如此呵护女儿的我，在孩子高考的当年竟会如此洒脱。现在想起来也是挺感慨的。

女儿高中段学习就离开了我们，去省城杭州念书，按照政策允许，我把她的户口从宁波迁往了杭州。她在杭州住校读书，因为父母不在身边，甚至考大学前的复习阶段，都是自己料理自己，一切诸如平时。女儿性格外向又活泼，善与外界交往，也养成了独立生活的能力，和几个要好的朋友一起，学习和生活不寂寞。三年一晃而过，快高考了，所有的填报志愿，办理高考的一应手续包括居民区和派出所盖印等等，跑来跑去，都是她自己一手经办，我只是电话中指点一下。一方面我和孩子她妈有工作，不可能经常去杭州，另一方面我逼着孩子培养自己独立处事的习惯与能力。

那年高考开始了，我对女儿说：“高考三天，爸爸和妈妈来杭州，宾馆里包一个钟点房，中午休息，外面吃饭，吃好一点。”

女儿却不支持我的打算，她在电话里认真地对我说：“爸爸，我和三个同学商量好了，高考三天我们自己管好自己，都不要父母操心，你不用来。”

我说：“你高考，爸爸要来，这是你一生中的大事。”

女儿说：“爸爸真的不用来，我现在一点都不紧张，专业已过了，文化课只要上线就行。你一来，我反而紧张了。”

女儿报考的是艺术类，专业成绩已过，就等高考文化课成绩上线就可以录取。听着孩子说话如此执拗，我沉吟一会，说：“那——我们真的不来了。”

女儿说：“你放心吧，我们参加高考就像平时考试一样，没有什么太紧张的心情。你们都不用来了。”

就这样几句话，我那年真的没有去杭州，也没有管孩子高考那几天的吃住行。心里自然极牵挂，只是为了满足孩子的要求，不去过多地打扰她。后来女儿对我说，几个同学一起每天坐公交车去考场，考完后有时到奶奶家吃饭，有时同学一起去吃快餐，晚上早些休息和放松。她对我说，幸亏你们没有来，高考散场后，看到那门口等待的黑鸦鸦翘首以待的家长群，那种场面那种眼神太可怕了。

现在女儿虽刚过而立之年，已是省城一家演出公司的部门经理，每天马不停蹄，风风火火地忙碌着，她说，现在工作得心应手，敢于向工作挑战，不怕苦，不畏难，与她那几年独立生活中锻炼和养成的能力有关。

雨天

赵鲁璐

我在伏案写作的时候，窗外的雨声逐渐细密起来。滴落在地上和房檐上的雨声，荡涤连日雾霾，激起很多回想。

第一个回想的是高考前夕的雨声。我一直不愿意回想高三的点点滴滴，我觉得那对一个18岁、人生从未有过起伏的幸福少女太过平淡——荒谬的平淡，定格在一幕幕完全找不到一点点情绪波动的学习中。只有那阵阵淅淅沥沥的雨声，至今，在每个相似的雨天里回响。

那是2001年的初夏，6月末，学校让高三学生放假回家复习。那时候高考时间还是7月初。放假在家的学生，如果觉得家里复习效果不好，也可以回学校复习。时值暑假，我们这种小城市的高中，学生无需走读，所以也没有自修的教室，但仍然开辟了阅览室让高三生复习。

家里母亲唠叨不断，实在烦躁，我深感在家复习效率太低，于是去学校看书做题。家里离学校很近，就算脚步不停，慢吞吞地穿过弄堂，一边漫不经心地观察那些已经鲜少有人居住的破败民宅，也至多不过一刻钟的路程。但那时候的感觉就好像是一条永远也走不完的路。是我希望永远也走不完的高三，下意识地抗拒即将迈入新历程的人生么？但就是这样慢条斯理地走路，也终究会走到终点。我在终点，阅览室里，不记得看到过同学，只记得昏暗的室内，日光灯惨淡而又静谧的光线，在阴沉的白天和闷热的雨季里渲染着萧瑟的气氛。

我背对着阅览室的大门，在窗前的书桌上做一份关于文综历史的参考题目，从窗外看出去，是架得乱七八糟蜘蛛网一样的高压线，是对面老宅墙头上层层叠叠的鸟瓦，是灰蒙

蒙的水泥墙，是脏兮兮的窗玻璃，是鸦雀无声的压抑和不安。雨声，就是在那样的心境下，在无边无际的水雾中，以一种无所畏惧的自然气势滴答作响，我本来做不出题，听得这样肆无忌惮的雨声，莫名烦躁，莫名暴怒，莫名哭泣。梅雨季节那些无甚规律而又绵密不绝的声响，好像时时刻刻在提醒着我，你的人生是一条铺在雾霭中的轨道——不见阳光，就看不清前面的走向。至于终点，它还未显现，目所及处，已经和尽头一起延伸在地平线的一个视点上了。

机械地做题，愤懑地学习——时近下午，弄堂里居住的人家开始烧菜煮饭，香气四散飘落，耳边传来附近民宅电视机中电视剧的声音，曲风熟悉婉转。歌曲里，男声激昂慷慨，女声千娇百媚——是每年夏天都会反复播放的《新白娘子传奇》。一如几年前在这里参加入学分班考试时，弄堂里传来的旋律，闭上眼就感觉时空错乱，仿佛就在昨天。过完一个暑假脑袋空空的12岁的我，啃着笔杆，在做一份分班入学的试卷，那张试卷关系到我是分到升学率更高的快班还是普普通通的班级，坐在我后面的男生不停拿笔捅我后背，让我侧过试卷让他抄写答案，监考老师悄无声息地走上前，手心向上，弯曲食指和中指敲了敲他的桌面以示提醒，我的心惴惴然，害怕得仿佛小鹿直跳。

回想那么清晰，可是在这间度过六年时光的学校里，初高中学习生涯却已经进入尾声。于是我合上书卷，整理纸笔，拂了拂书桌上留下的橡皮屑，背上书包，仿佛不想惊动归巢倦鸟似的轻轻拉开玻璃门，提步回身挥手——再见，我的高三。

那年高考

潘群飞

不管成功与否，高考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种难忘的情结和经历，那是青葱岁月里最紧张的拼搏，最美好的憧憬。

相比高考恢复时的疯狂和现在的激烈，我们那时的高考氛围还算宽松平和。那时大学很难考，一般高中上线率突破20%算是奇迹了。对大学，大多父母抱着一颗平常心，我们不奢望，但也不放弃，努力一把，拼搏一回，争取能考上。

那年高考有点小波折。开学初按只考四科的新方案分班，正全力以赴时，消息确实，还考七课，再重新分班。选择物理、语文、英语、政治这一组的我，只得再次捧起久违的生化，包括那本一页也没翻过的有机化学。面对一个个陌生难懂的分子式，我头皮发麻，渐渐感觉自己像掉队的士兵，眼睁睁看着昂首远去的队伍，却身心疲惫，无力追赶。于是，当老师在讲台上激情演讲时，我的心在云雾里徘徊；当其他同学在灯火通明的教室里苦读时，我在喧闹嘈杂的电影院门口溜达。有天早上，班主任老师把我叫到了办公室。他盯着我的眼睛，说了三句话，“你打算怎样混下去了？”“语文英语是你的强项，可以弥补生化嘛。”“回去好好想想吧。”从他那里出来，我一路低头，快步走进英语朗朗的教室。几天后的黄昏，我在操场上瞎逛，身旁响起缓慢略带磁性的语音：你最近几次模拟考物理不太稳定，别急，你是参加过竞赛的，要有信心。我抬起头，眼前是老师那张布满络腮胡子的亲切的笑容。

夏风渐热，迎考的紧张和离别的忧伤越发浓郁，我的心

也渐入正道。我们一边努力复习，一边忙里偷闲，和同窗拍留念照，写毕业纪念册，排练联欢会。夜自修结束后，热乎乎的我们最喜欢排在水泥蓄水箱旁，一面盆一面盆地往自己头上倒水，冲得浑身透凉后，回寝室上床，躲过值周老师的电筒光后，再拧亮床头的微型日光灯，看书翻资料。可饮食方面没人给我们“开小灶”，跟平时几乎没什么两样。我上铺待遇最好，睡前能笑眯眯地喝一小瓶安神糖浆。6号下午全体集合骑自行车说说笑笑地去市府招待所报到。一个房间，四张铺着草席的木床，一只吊扇。早餐面包和粥，午餐和晚餐上有一条我们这些山村孩子从来没吃过的黄鱼。可我们都不敢吃，因为教导主任的一句话：“高考期间清淡为宜，海鲜最好别吃，免得吃坏肚子。”

考场外没现在那么热闹，只有保安和几个城里的家长徘徊。大多考生一个人在战斗。父母在离考场几十里的工地或农田挥汗如雨，默默挂念。他们没时间来，来了也帮不上忙，我们也觉得没必要。那个年代父母特殊的关爱模式，我们早已习惯，它一路陪着我们成长，成熟。有一些旅程，一个人会更有滋味和意义，少了一点陪伴，但多了一份自立和担当。每考完一课，老师大多有意保持沉默。只有一次，我们刚出考场，第一次带毕业班的生物老师心急火燎地挤过来，询问最后一道是什么题目？有同学说，跟课堂上讲过的差不多，他才点点头离开。

那年的高考作文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一对孪生小姑娘走进玫瑰园，一个对母亲说，妈妈，这是个坏地方！因为每朵花下都有刺。另一个却说，这是个好地方！因为每丛刺上都有花。要求就第一个小姑娘的说法，自选角度展开议论。命题紧扣当年形势，通过对待花与刺的不同态度暗喻怎样看待社会主流和个别丑陋现象的辩证关系。可惜像我一样有不少人没真正领会其精神。我把刺比作了人生的困难，把玫瑰看成成功的花朵，还把自己高考前后心路融入其中，自我感觉良好。可成绩一下来，与估分差距很大。栽在强项上，让我极为郁闷。后来听了语文老师的劝慰，才慢慢释然。

走出考场的那一刻，如释重负的同时，内心也空荡荡的，莫名的不舍和留恋隐隐弥漫着。高考结束了，人生最纯美的乐章也要翻篇了。有几个同学当场把复习资料扔了，我还是把它们带回了家。我实在舍不得扔掉凝聚在字里行间的那些欢笑、泪水，苦涩和美好。

好脸色，就拍你的臭脸；现在不让拍，两小时后再试；白天没心情，那就拍你睡觉时甜蜜的脸……只要妈妈们想做的事，谁都别拦，拦也拦不住，哼哼。

妈妈能够随时随地拍摄。哪个摄影师能像妈妈一样每天24小时关注孩子？哪个摄影师能像妈妈一样不管孩子流鼻涕、流眼泪、流口水还是100分的喜爱不打折？哪个摄影师能像妈妈一样“孩子就在手边、相机就在手边”耐心等孩子展开笑脸呢？专业摄影师都做不到，所以，只有妈妈能荣膺孩子最好的摄影师。

给孩子拍照，妈妈也不尽都是“投资”，其实“产出”也很可观。

保质保量的亲子时间。给孩子拍照，妈妈就差磕头作揖了，哪敢对“被拍摄对象”不敬不满心生怨怼呢？态度100分的好，笑脸大把地给，贿赂也不吝啬，口头表扬更是如滔滔江水。别说孩子不喜欢，如果还不让拍照、还不肯互动，妈妈就需要把各项工作做得再乘以三。

多出的户外时间。拍照需要好光线，尤其孩子大些，基本都是户外拍摄，最懒也得跑到花园里吧？户外活动对妈妈活动筋骨、接受阳光照射、增强钙质吸收都有好处。

创新的活动方式。每次拍摄都得想出些新花样，拍照除了丰富孩子们的活动，也增强妈妈的组织、导演、发现、口才等各种能力。

不停地动手动眼动脑。听说这可以有效缩短“生个孩子傻三年”的时间，据说也能降低未来老年痴呆的可能性。

保证妈妈的拍摄数量，也能提高妈妈的拍摄水平。人们都说：量变能引起质变。所以，妈妈们只有多拍，才有可能提高拍摄水平。

跟上时代的步伐。写博、拍照、Photoshop，听起来就像是高水平的文化人干的“营生”，容易让妈妈们赢得“这个女人不寻常”的高帽，哈哈。

拍照，还能成为妈妈们在柴米油盐之外的高深讨论话题。如果菜市场碰到，我们高声亮嗓地沟通一下拍摄光圈或参数设置，肯定能把卖菜大姐的眼睛震直了，或者让过路的男人刮目相看。

说到底，写博、拍照，是可以让妈妈们在抓狂的养儿育女过程中，成功逃离尿片和奶瓶片刻，赢得快乐育儿、坚持育儿的动力。有人说：“工作的女人是美丽的。”那妈妈们就把拍照当做养孩子工作的一部分，让自己当个美女吧。

当孩子气势汹汹地对着你喊“不要给我拍照，我讨厌拍照”时，当妈妈的该怎么办？扔了相机，把孩子骂一顿，还是动用小智慧，让孩子开心拍照？

要知道：没有不爱拍照的孩子，只有沟通不善的摄影师。

以前我一直以为“给孩子拍照，好的抓拍就是好作品”。后来才知道，给孩子拍照，和孩子能友好地沟通，让孩子也参与并和摄影师建立良性连接，拍出来的才是好作品，这是更高层次的要求。如果说抓拍只强调个人努力就够了，但沟通，就是Team（团队）协作。

责编 胡晓新 校对 凌虹波

本版摄影
投稿邮箱：
essay@cmnb.com.cn
马丁 总第 5640 期



11

妈妈有着汹涌磅礴的爱，不讲条件的爱，只会增多的爱。从孩子呱呱坠地的那一天开始，当他浑身通红眼睛还没张开时，当他只会哇哇哭喊时，当他“很黄很暴力”地拉了你一巾便便时，当他把奶吐到你刚换的白毛衣上时，当他跌跌撞撞地打碎了你昂贵的花瓶时……太多负面的、让你尖叫甚至让你抓狂的瞬间源源不断地发生，可是你对他的爱，从来没有改变过。

妈妈熟悉“被拍摄对象”。这一点几乎不用说了，孩子都是我“造”的，对他的喜怒哀乐，鸡毛蒜皮，点点滴滴，除了老妈我，谁敢和我角逐“对他天下第一熟悉”的名号。熟悉就是能摸懂孩子的脾性，知道他喜欢怎么出牌，也明白怎么调动他的积极性以及拍照的配合度。

妈妈能赢得“被拍摄对象”的信赖。这一条也是，谁和我抢第一我就和谁急！孩子们只有在他最信赖的镜头前才有可能自然和生动，尤其是很多慢热、敏感、内向的孩子，只有在他们信赖的妈妈的镜头前，才能展露出最生动的表情。

妈妈有着超强的耐心。几乎每个追着孩子拍照的妈妈都具备百折不挠的精神，不让正面拍，那就拍侧面；不给